

《〈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纪要》校录及考释

- 林世田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 赵洪雅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1949年5月14日，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举办《赵城金藏》展览暨座谈会，引起政府、学术界以及佛教界的极大关注。此次座谈会解决了当时急需的修复经费和修复用纸问题：中央政府在当时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即决定拨款，支持《赵城金藏》的修复；佛教界也踊跃发动港澳各界积极捐款购纸，保证修复顺利完成。座谈会还明确了《赵城金藏》的修复原则，赵万里先生在会上阐述的“整旧如旧”修复原则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当今古籍修复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在20世纪中叶《契丹藏》、房山石经尚未发现的情况下，赵万里先生孤明先发，对《赵城金藏》的版本问题做出极具前瞻性的判断，并将存世大藏经划分为北方和南方两个系统，对后来大藏经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002年，《文津流觞》第4期（总第六期）《古籍修复与保护专辑》曾将《〈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纪要》全文整理发表^①，是学术界研究参考的重要文献。然而由于系首次整理，加上时间仓促，难免手民误植，出现讹误，影响对《赵城金藏》的深入研究。现在原录文的基础上，根据档案重新对该篇纪要进行校录，并加以考释，以供学者进一步研究。

一、《赵城金藏》入藏国家图书馆

1933年夏，影印宋版藏经会常务理事范成法师，为寻找影印《碓砂藏》的配补本，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一部非常罕见的古本卷轴装大藏经，“其中为各藏所无之经典，竟有四十六种二百四十九卷之多”^②，于是分函各处报告——这部藏经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赵城金藏》。

北平图书馆得知《赵城金藏》的消息后便一直对其高度关注，立即与三时学会共同委派版本学家徐森玉先生赴广胜寺调查，并积极参与筹备影印《宋藏遗珍》，举办《赵城金藏》展览，陆续征集入藏流散在外的经卷共192卷。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13日北平军事接管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正式接管北平图书馆。仅在短短3天后，即2月16日，北平图书馆便向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递交报告，从保护与利用的角度，

^① 王重民，赵万里等：《〈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纪要》（档050/1-1），影印本发表在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78—485页，将座谈会年代误为1950年。整理本见《文津流觞》2002年第4期，第21—24页。

^② 范成：《〈宋藏遗珍〉范成序》，《宋藏遗珍》编委会：《宋藏遗珍》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序第7页。

请求调拨《赵城金藏》^①。2月21日，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就此事请示中央华北局，华北局当即批准调拨，并即刻电令太行行政公署将《赵城金藏》运至北平，拨交北平图书馆。4月23日，太行行政公署委派正在太原军管会工作的张文教护送《赵城金藏》，并发给护照^②。在张文教护送下，42箱《赵城金藏》从涉县用火车运到邯郸，再用汽车运至北平。1949年4月30日，正式拨交北平图书馆，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批拨交北平图书馆的珍贵文献。

二、《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主要内容

《赵城金藏》自忽必烈中统年间（1260—1262）广胜寺僧人请印运回赵城，传承近700年之久，虽经明清两代抄补，业已破损严重，再加上抗日战争期间曾长期存放在潮湿的煤窖中，导致经卷“多数潮烂断缺，或丢失签题”，严重的已粘成碳棒状，“十之三四可以打开，十之五六不敢打开”。因此，修复和保护成为摆在北平图书馆面前的首要任务。

为此，《赵城金藏》到馆后，北平图书馆经过半个月的筹备于1949年5月14日举办《赵城金藏》展览^③。展览当天下午，北平图书馆邀请华北人民监察院副院长于力、华北大学副校长范文澜、北平军管会文物部副部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图书馆馆长向觉明（即向达）、北京大学博物馆专科主任兼北平历史博物馆馆长韩寿萱、中国佛学院院长周叔迦、受邀从香港到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爱国佛教领袖巨赞、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晁哲甫、北京大学教授季羨林、《赵城金藏》的护送者张文教、华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程德清等政府机关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参观并座谈，就《赵城金藏》的修复与保护征求意见。

座谈会由北平图书馆代馆长王重民主持。会议首先明确了《赵城金藏》的版本问题。北平图书馆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先生向与会者介绍《赵城金藏》的学术价值，并最先提出将存世大藏经划分为北方系和南方系两个系统：“我个人觉得此藏在学术上有极大价值，主要是其中翻译的经律论赞每行都是十四字，与北宋初年《开宝藏》行款正同……这两种宝藏，我们可以称为北方系。至于普通所见大藏，无一不是南系，如北宋《东禅寺藏》《开元寺藏》、南宋《磧沙（砂）藏》，以及元时《普宁藏》，明代《南藏》《北藏》，陈陈相因，版本格式皆一样，其内容与北系迥然不同。”随着20世纪80年代应县木塔《契丹藏》的发现以及房山石经的整理，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和我国方广锬先生分别总结出大藏经的三个系统：即①中原系统，以《开宝藏》为代表，包括《赵城金藏》《高丽藏》（包括初刻、再

^① 《函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请将全部〈赵城藏〉拨归本馆》（国家图书馆档案：书第二案一卷），中华民国卅八年二月十六日。

^② 《太行行政公署（秘字第八号）护照》（国家图书馆档案：书二），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廿三日。

^③ 本次展览座谈会之后，赵万里主持从经律论目录传记及入藏著述两部分选择一部分经卷，组织修复人员加紧修复，并于1949年9月10日至20日再次举办《赵城金藏》展览，同时展出宋、元、明三朝刻的南方系统大藏经《崇宁藏》《毗卢藏》《磧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样本，以方便参观者从对比研究中直观了解《赵城金藏》的特点。参见国立北平图书馆撰写的《展览〈赵城藏〉的说明》，1949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北平的和平接管》，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384—386页。

刻)；②南方系统：以《崇宁藏》为代表，包括《毗卢藏》《思溪藏》《碛砂藏》《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等；③北方系统：以《辽大字藏》为代表^①。

会上，赵万里先生还向与会者介绍了北平图书馆拟定的《赵城金藏》修复和保存计划。在修复原则上，摒弃传统的“修旧如新”原则，采用“整旧如旧”原则，如此既可降低修复成本，又能更好地保存经卷原貌。在修复计划上，拟聘请四位修复专家，每人每月修复10卷，四人每年可修复480卷，十年完成全部修复工作；修复顺序从易到难，逐步积累经验；修复用纸选用与《赵城金藏》颜色相近，且拉力韧劲都很大的迁安纸、山西毛头纸、广西纸、湖南棉纸、奉化棉纸等五种纸张。在保护措施上，拟将《赵城金藏》暂时存放在档案柜中，待将来装修好之后再保存在箱架中。

此外，会议议定的修复方案还得到了政府和宗教界的经费支持。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晁哲甫、华北人民监察院副院长于力表示，《赵城金藏》是国之重宝，政府愿意投入修复经费，但考虑到当时全国尚未解放，政府经济困难，故提出分阶段修复的计划，并请图书馆考虑当时的国情，尽快作出预算，以便政府考虑。座谈会还解决了困扰修复《赵城金藏》的两大难点，一是缺乏经费聘请高水平的修复技师，二是缺乏修复纸张。中央政府在当时内战硝烟尚未结束，国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特拨出修复款项，并经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董必武、周扬批示，先后从琉璃厂请来韩魁占、张万元、徐朝彝、张永清等有经验的师傅，开展修复工作，解决了修复人员的问题。刚从香港来到北平的爱国佛教领袖巨赞法师也当即表态，将在佛教界发动香港等地的佛教徒捐献修复装裱的广西纸，解决了修复用纸问题。

1949年5月20日，北平图书馆正式致函巨赞法师，请其发动华南及香港佛教界同人，募集修复用纸：“共需纸料湖南棉纸三百刀、广西纸五百五十刀左右。为减轻人民政府负担，使《金藏》装裱工作早日观成计，拟恳大力推动华南及香港佛教界同人，惠予捐助此项纸料，共襄盛举。”^②巨赞法师立即找到正在参与创建新中国的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先生，请他帮忙募集。巨赞法师与李济深先生交往密切。1940年，巨赞法师曾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其爱国爱教的高尚品德深得时任桂林行营主任的李济深先生的推重。李济深先生经巨赞法师得知北平图书馆需要募捐《赵城金藏》修复用纸后，便致函虚云老和尚，利用他在海内外佛教界的巨大影响募集善款。

李济深曾拜福州涌泉寺住持虚云老和尚为师。自1933年11月李济深等人在福建宣布反蒋抗日、建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以来，李济深与虚云老和尚在二十多年的岁月中患难与共、肝胆相照。虚云老和尚曾赞李济深为在家真佛子。1950年初，虚云老和尚从香港佛教信众中募得3826元港币，在广州采购广西纱纸二十把（合760刀）。他在给李济深的信中说：“前承函囑，募款购广西纱纸八百刀，做装补金代藏经之用一事，现已在穗购妥广西纱纸二十把。每把十刀，每刀三百八十张。如以每刀一百张计算，约可合八百刀之数。因购买此纸价款已超过公前指示所需之价款，故推测公前囑购八百刀必系每刀以百张计也。”^③及时地解决了《赵城金藏》修复无经费购纸的困难。

^① 李际宁：《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4—55页。

^② 《函巨赞法师》（国家图书馆档案：书二），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③ 林世田：《虚云老和尚与〈赵城金藏〉的修复——虚云老和尚佚文之三》，《禅》，2011年第5期；收入刘波、林世田：《守藏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第258—266页。

由此可见,《赵城金藏》的修复可以称得上是一次众缘和合的盛举。在当时百废待兴、物力维艰的情况下,政府特批修复款项,从琉璃厂请来四位高水平的修复师;修复期间,陈毅副总理以及齐燕铭、郑振铎等文化部领导来馆视察修复工作;佛教界积极响应,虚云老和尚、巨赞法师、李济深先生等鼎力相助,特别是虚云老和尚利用其崇高威望,发动佛教信徒募捐760刀广西纱纸;北平图书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定“整旧如旧”“保存原样”的修复原则,根据国家和本馆实际情况确定分段修复的计划;韩魁占、张万元、徐朝彝、张永清等修复师采用蒸、揭、托、裁方、接纸、上褙、研光、托裱等传统工艺进行修复。经过16年的努力,到1965年,《赵城金藏》全部整修一新。

三、《〈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纪要》校录

《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

五月十四日下午四时在本馆接待室

出席^[-1]: 于力 范文澜 王冶秋 马叔平 向觉明 韩寿萱 周叔迦 巨赞 晁哲甫 季羨林 张文教 程德清 王重民 赵万里

王重民: 今天诸位光临,非常感谢!招待不周,并请原谅。此经在上月卅日经过千余里路程,自河南涉县^[-2]运抵北平,特请诸位先生于参观之余不吝指导,提供如何保管与修整等意见。现在先请赵斐云先生报告此经之源流和价值。

赵万里:《赵城藏》是民国廿二年左右范成和尚发现的^[-3]。北平三时学会各位先生非常注意,本馆徐森玉先生也曾参与调查及搜购工作^[-4]。战前陆续为本馆收购者有192卷,此外私人收藏也有二三十卷。其后的历史则无闻。我个人觉得此藏在学术上有极大价值,主要是其中翻译的经律论赞每行都是十四字,与北宋初年《开宝藏》行款正同^[-5],与敦煌发现的唐写本也相类似。小字的疏,每行有多至二十字以上者,与敦煌写本也同,所以《赵城藏》与宋以前佛经写本实系同一血统而为其桥梁者,可能即是《开宝藏》。这两种宝藏,我们可以称为北方系。至于普通所见大藏,无一不是南系,如北宋《东禅寺藏》《开元寺藏》、南宋《磻溪(砂)藏》,以及元时《普宁藏》,明代《南藏》《北藏》,陈陈相因,版本格式皆一样,其内容与北系迥然不同。《赵城藏》所具特点尤为南系大藏所未有,而且《赵城藏》是代表金时平水文化最标准的刻本,在版本学及雕板史上尤有价值。所以无论在佛学和版本学上看来,都是一种绝好的资料^[-6]。此次开箱共得四三三〇卷又九大包,多数潮烂断缺,或丢失签题。不过我们应尽力保存,不使损坏。十之三四可以打开,十之五六不敢打开。现在是整理的问题,即是如何打开、如何编目的问题。本馆有技术人孙长振先生^[-7]专门能装修旧书,他领导技工一定能胜任这一工作。不过仍感人手不敷,因本馆各部分应装之书太多,绝非三四人可以办理,所以这一工作还值得考虑。假如能找四位专家整理,据孙先生估计,每人每月可整理十卷,四人为四十卷,一年为四八〇卷,须十年可完成。我们暂决定先选易着手的整理,有人以为选重要的先整理,但不曾打开,如何知道它是否重要?其次是装修时所需材料的问题。纸拟用迁安纸(俗称高丽纸)、山西毛头纸、广西纸和湖南棉纸。此四种纸皆适用于整理此经,又有奉化棉纸也可以适用。人工的问题可以找些新人装普通书,而用有技术的旧人

由孙先生领导整理此经。其次是保藏问题，暂时用装档案的柜子存放，将来装修好了之后，尚须预备专用的箱架以便保存^[^]。以上是《赵城藏》发现经过及今后整理的计划。

王重民：承赵先生详述《赵城藏》源流及整理方法，再请张文教先生报告运送经过。

张文教：一九四六年本人在北方大学工作，秋天战争关系到太行。彼时此经用棉纸护藏，为安全计，放在涉县。原四十四箱，去掉棉花纸张，改为四十二箱。本人奉命运送此经，自涉县徒步走，中途闹病，到邯郸用汽车以抵北平^[九]。

程德清：本人家就在赵城，幼时曾偷取此经，不重要的经在下庙，重要的在上庙^[十]。一九三七年，我稍大，才知此经重要，曾去调查。四二年日本人想劫夺此经，被我工作人员运往他处。敌人扫荡，我军不惜流血，尽力保卫。其后即移运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最后为安全起见，放在涉县。据闻赵城现仍有残本存在，希望注意收集。

王重民：此经为国宝，经八年抗战，跋涉千里而入本馆，荣负保藏之责，将努力修整它，〔以〕便与本馆原存一九二卷并为一体。望各位指导，每位赐以宝贵意见。

范文澜：四六年即听说冀鲁豫发现一部宝经，彼时抗拒敌人，流血保卫，经过千辛万苦，展转困难，时时有损失此经之虞。为安全计，四六年经中央决定，指令边区政府善加保护。时成立北方大学^[十一]，打算将某县的吴道子壁画、蔚县的一二斤重的骨头和《赵城藏》一并聚于北大，是为边区三宝。四六年下半年，国民党进攻平汉线，北大移山上，经薄一波同志派人将此经运抵边区，并且牺牲了几个同志。其后指定两位同志专责保管，秘密藏在窑洞中，一年检查两次，几年后发现已有雨湿沾污，在移运涉县途中有落水者。经过许多困难，经管人因劳累而吐血。传言此经为唐手写本，嗣知为刻本。本人为版本外行，彼时谓为明刻本，强不知以为知，今天始知其真相，这是本人当初错误，愿做自我批评。郑振铎在文学上曾提到此经^[十二]，经王冶秋给我看才知其价值，然还不知重视。经赵、王两先生提示，才知此经之重要，确为国宝，藏于北平图书馆最为适当。薄一波同志对此经过情形极清楚，本人并已囑原负责人之一（另一位已死）写篇详细文章，叙述保卫此经的经过，相信能帮助诸位了解。从前图书馆以善本为重，今天时代不同了，应该加以改变。从来有人是好古而非今，也有非古而好今，这都是不对的。对古代文化古物、古代遗产应尊重，但如与“今”脱节，也是不对的。图书馆应新旧兼备，正足以相互启发辅助，所以我觉得应抱好古并好今的方法才对。

巨赞：《赵城藏》曾经调查过，并写过《经（金）藏雕印考》^[十三]，确定为善本。关于保藏方面，如用广西纸，本人可以请香港人士捐助若干，以襄善举。

晁哲甫：装修需要一批钱，此为国宝，政府当然不惜花费一点。望馆方作一预算，再作考虑。

于力：方才大家所讲《赵城藏》价值及源流经过，现在实物在目前，极好供专家参考。过去，战士同志为了此经，经过千辛万苦，终归于图书馆，可谓适得其所。贺孔才先生捐书^[十四]之后又有此经，以后公私方面将接踵而至，成为国宝之聚汇所。至于如何装修，当然应该作，不过要酌量人力、财力，可则可，但今天能不能做到，这是问题，望作预算时不妨从简，一切节省。如与原来善本一样，不免奢费。今天战争犹未終了，一俟全国解放，经费充足，再重新装修，今天一定要求其堂皇，则无此必要。经本身重要，此为事实，可是也应照顾政府力量，以免耗费过多，影响其他重要工作。

晁哲甫：要估计财力，这是一定的，预算务须从简而仔细，或分出阶段，以资政府参考。今天要做的事很多，何者为先？何者应后？财政部有一定的见解和办法，不要以为政府不拨经费，即是不重视，这是要说明的。

王重民：此刻如多作，物力恐也来不及，所以只好分阶段来作。

赵万里：于老谈装潢问题很多宝贵意见。过去本馆装修的观点是将每一书完全改为新装。此办法始而觉得很好，其后则发现它不对。一本书有它的时代背景，所以自廿三年后决定不再改装，以保存原样，所以装修一书有时用不上太多材料。馆藏《赵城藏》即保持其原来面目。今天成问题的是人力而不是财力，因所费恐不太多。此外，山西、湖南均有《开宝藏》，我们希望政府注意此事，能将此批经卷都能运来北平。又西安有《磧砂藏》^[+五]，望政府留心保护，因此我联想到中国古物太多，即如《雍正经》（即《乾隆大藏经》）现藏柏林寺，解放前曾驻军队，迄今是否完好，是值得挂虑的。

马叔平：柏林寺先有 205 师驻，经和尚告诫无损失。据闻后又住学生，不知为状如何？方才言整理《赵城藏》，如需款太多，不妨分年，甚至分成十五年整理也未尝不可。

范文澜：一年修四百余卷，所费或不太多。

韩寿萱：我曾见外国博物馆保藏版画用夹板，使空气流通，是否可用？

周叔迦：此经堪称国宝。战士以流血精神保卫此经，正合佛家故事，值得称赞！三时学会及其他方面曾三印此经，曾有印四集之议，未及付梓，抗战军兴因而做罢。个人希望馆方除保藏外，仍须择其重要者重印，以广流传。

王重民：此事应请政府协力。

韩寿萱：希望原保管人写一篇文章，也可称为革命史料。

范文澜：我可以催他速写。

王重民：同时希望薄一波同志更能作一篇总的叙述。

向达：可否印一小册子，综述此经源流始末及保藏经过、今后整理的计划等，供人参考，并以发扬解放军爱护文物之热心。

王重民：即请向先生负责撰写何如？作一新闻稿更好^[+六]。方才范老讲此经自北大移存于本馆，可以放下担子了。我希望不仅不要放下担子，还要进一步为我们帮忙，其他各位同样希望予以协力。今天招待不好，谢谢诸位！

校释：

[一]根据《北平图书馆被接管后大事表自三十八年二月十三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五月十四日“举行《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条，出席人员中有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杨秀峰^①。而档案《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档 050/1-1）的出席名单中则不见记载，也没有其发言记录。故推测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杨秀峰当日或许抽暇参观了展览，但并未出席座谈会。

[二]涉县 1949 年 5 月隶属平原省安阳专区，8 月隶属河北省邯郸专区。

^①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第 875 页。

[三]1932年,范成受影印宋版藏经会的派遣来到西安,一方面组织拍摄《碇砂藏》,一方面走访名山古刹,寻找合适的配补本。1933年夏,在广胜寺发现《赵城金藏》。

[四]徐森玉(1881—1971)是中国文博、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曾在现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任职多年^①。徐森玉根据《赵城金藏》中一卷“中有金熙宗天眷(1138—1140)年号,故断定为金刻本”^②。

[五]蒋唯心在《金藏雕印始末考》记载:“崔氏刻藏最为一目了然之特色者,即在覆刻北宋官版大藏经,而不啻为其一肖影也。论其形式,作卷子装,行格每纸二十三行十四字,皆北宋官版藏经之原式也。”^③

[六]郑振铎首次提出《赵城金藏》式样和敦煌写经正同,而不同于明、清梵夹式大藏经^④。

[七]孙长振,字凯臣,1896年生于直隶冀州,早年学艺于北京琉璃厂肆雅堂,1918年入京师图书馆从事装订修补工作,领导了《赵城金藏》的前期修裱工作^⑤。

[八]2004年,国家图书馆申请中央财政专款,建成敦煌遗书特藏库,其中附设《赵城金藏》库房。特制52个楠木书柜,每个楠木柜可以放置96个楠木盒。每个楠木盒底板采用樟木,起到防虫的作用。新库房建成后,4813卷《赵城金藏》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得到最好的保护。

[九]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赵城金藏》拨交北方大学管理,《赵城金藏》分装44箱从沁源县转运到涉县温村天主教堂内。范文澜校长指派张文教负责保管,张文教开箱发现很多经卷受潮霉变。当务之急必须去掉已经受潮的包裹纸,展开受潮经卷晾干。可是当时已是深秋,气候转冷,自然晾干速度太慢,便用锯末烧炕取暖的办法,把经卷平铺炕上,慢慢烘干。原来的包裹纸已经无法使用,便用新华日报社旧报纸,把烘干的经卷一卷一卷地包裹好,分装到42个木箱中。为了找一个安全、通风、干燥的地方,他多次勘察,最后确定把经卷转移到约3公里外的常乐村一个四面通风的地主家的阁楼上。张文教为保管藏经积劳成疾,呕血病倒,经卷暂由太行行署代管。4月23日,太行行政公署派正在太原军管会工作的张文教护送《赵城金藏》,并发给护照。在常乐村群众的协助下张文教将42箱《赵城金藏》从常乐村运到涉县,从涉县用火车运到邯郸,再用汽车运至北平。

[十]《赵城金藏》1928年前度藏在广胜寺下寺毘卢殿,但是下寺管理混乱,藏经无人看管,成为“雀鼠巢穴”,而且附近百姓信手取走,用来糊窗户、贴墙壁、镇宅祈福、做药引子等。赵城县护法张奇玉1928年协商上寺住持明澈,把藏经转移到管理规范的上寺弥陀殿保存。

^① 柳向春:《徐森玉先生与北平图书馆》,《文献》2019年第1期,第3—12页。

^② 蒋维乔:《影印宋碇砂藏始末记》,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影印宋碇砂藏经》首册之二,第38页;叶恭绰:《宋藏遗珍》叶恭绰序,《宋藏遗珍》编委会:《宋藏遗珍》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第1册,序第3—4页。

^③ 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李富华主编:《金藏:目录还原及研究》,中西书局,2012年,第251页。

^④ 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郑振铎全集》第五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56页。

^⑤ 臧春华:《国图早期古籍修复工作负责人孙长振生平考略》,《文津学志》第十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

[十一]抗日战争结束后，晋冀鲁豫边区各项建设事业急待开展，边区政府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46年1月5日在邢台正式成立北方大学，分设行政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文教学院、财经学院等6院，范文澜担任校长。

[十二]见注[七]。

[十三]南京支那内学院得知范成法师在赵城发现古本藏经后，1934年秋支那内学院院长欧阳竟无派遣蒋唯心赴广胜寺调查。“前后历四十余日”，完成1.5万字的《金藏雕印始末考》，1934年12月发表在南京《国风》第五卷十二号上，次年出版单行本，引起非常大的反响，至今仍是研究《赵城金藏》最权威的论著。

[十四]据《北平图书馆被接管后大事表自三十八年二月十三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月二十五日“贺孔才捐藏书”条：计捐赠一四〇八种，共计一二七六八册，又书板三二种，共四八八三册^①。

[十五]民国初年，在西安的开元寺和卧龙寺保存着一部宋元版的《碇砂藏》。1915年，开元寺的《碇砂藏》运往卧龙寺保存。1923年，康有为来陕讲学，偶然发现了卧龙寺内的这部《碇砂藏》，见寺内的僧人没有认识到这部藏经的重要价值，于是便提出以自己的一部佛经交换《碇砂藏》，并强行装车，要运走《碇砂藏》。报纸披露之后，因陕西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而未能运走。1928年10月，陕西省教育厅便将把集中存放在卧龙寺的《碇砂藏》拨交给陕西省立第一中山图书馆保管。

[十六]向达于1949年5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记“赵城藏”的归来》。

^①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第870页。